

台港澳及海外华人
散文名家名作鉴赏

SWMJ

李松林 编著

MZJS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台港澳及海外华人
散文名家名作鉴赏

李松林 编著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散文名家名作鉴赏/李松林 编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0.

ISBN 7-5622-1954-0/I.136

I. 台…

II. 李…

III. 当代文学—散文—鉴赏—中国

IV. 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7363 号

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散文名家名作鉴赏

© 李松林 编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李显杰

责任校对:潘昌胜

封面设计:甘 英

督 印:朱 虹

开本:850×1168 1/32

版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数:1—2000

印张:8.125 字数:208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2.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黄曼君

今年暑期，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又经受着摄氏40°度高温酷暑，至今，尚未立秋，滚滚热浪已经三次袭击武汉。我因种种事情缠身，不能赴外地避暑，只能在斗室之中驰骋想象，神往于湖光山色、江河瀑布的美丽壮观景色。正在这时，李松林君送来了《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散文名家名作鉴赏》一书的复印件，敦促我实现我久已答应的诺言——为此书写一篇“序”。于是，我暂时避开酷暑，坐在如同水、陆、空交通工具嗡嗡响着的蹙脚空调房中，翻阅着那些沐浴着南国薰风、又大多有过浪迹天涯经历的作家们的名作，接触到广袤的异域风光，窥见了人生世相的百花图镜，领略到曲折隐幽的心灵世界，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特殊的旅游生活一样。本书作为一部与小说、诗歌、戏剧等文类大不相同、“不拘一格”、“法无定法”的散文选本，他的编选是有识见的，评析是有功力的，必将给读者带来一份真正情趣相生、思悟互见的高品位的精神食粮。我想，概括起来，这些入选的散文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

首先,题材内容的新颖性和丰富性。在大陆,台、港、澳作品多为小说、诗歌,散文作品则较少见到。而散文作为注重个人话语充分自由、最能吐露作者心曲的文学样式,更容易见出异域题材内容的新颖丰富的内涵。从纵向发展上看,本书所选内容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四十年代再到七八十年代。漫长的时间跨度易于揭示出世道人生“沧海桑田”式的重大变化,更能显示海外游子的落拓情怀和对天地命运的体悟深思;从横向联结上看,中西文化的冲撞、交汇,民族化和现代化双向运动的特征,在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散文中表现得极为明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潮,思乡怀土、寻根探源的心态,浸润在散文艺术形象中,成为浓得化不开的情结基因;而海外炎黄子孙较之大陆同胞,能够更强烈地受到世界潮流的震撼、荡涤,更易于以西方传统的和现代两种不同时空的哲学人文思潮、文学写作方法作为参照系,不仅直接吸取其精华,而且以更新了的现代意识重新审视、评估、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从而在自己的情思和体悟中更显示出中华文化传统新的活力与价值。例如,无论是从褒扬民族传统文化优良品格(如《记齐白石》、《许师傅》、《一缕香语——悼先严》等),描摹世相、针砭时弊(如《屋三题》、《厕所的故事》等)的题材;还是进入缅怀、叙写往事的广阔领域(如《蝉声》、《纺车》、《春夜的幽灵》等)都注意克服“贵族气”,着力于“平民化”,走向农村和都市生活的底层,以普通农民、市民作为主人公,写现代人生存的困境、挣扎的坎坷以及生活的欢欣、平凡劳动的价值。而这一点,正是“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的突出标志之一。散文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更往往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从民族性、国民性的层次乃至人性、人类的眼光来进行展示(如《相逢不相识》、《愁乡石》等),因而呈现出一种现代开放型的爱国主义,一种熔铸了现代意识的民族文化性格。正因如此,台、港、澳散文

所表现的“寻根热”(如《失根的兰花》、《寻根热》等)并非迷恋古风,或对原始奇风异俗的欣赏,而是挖掘民族文化的生命内核,是对于“身可辱,家可破,国不可亡”、“有国之母,可以长久”的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至于从哲理概括和象征意蕴的境界抒写现代意识的作品(如《现代人与现代人的烦恼》)更直接从行为方式、情感选择方式和思维方式等角度对现代人的文化心态和忧患意识进行了剖析。

其次,情感抒发的纯真性与包容性。郁达夫曾说过:“现代散文的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台、港、澳散文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散文的这种传统,有着强烈的个性主体意识,它们一方面写“人”的自身意识,揭示人的心灵深层,注重人格本体建构;另一方又由内而外,沟通时代、人生、宇宙,发出内在激情的呼声,生发出启人深思的悟道之语,探寻人的基本生存方式的奥秘,散文作家的独立人格带来了因个体话语的充分自由而显示的巨大魅力。我们看到,在《蝉声》、《有一首歌》、《我的四个假想敌》、《故乡的榕树》等作品中,一方面,那种作者朝思暮索的具体感性事物,激发起来了涓涓的意识之流,它变化多端、无可名状,甚至一直流到无意识、潜意识的心灵深处;另一方面,又正是通过这些具体感性事物以及意识和潜意识相胶结的精神个体的映照,又可窥见时代的大端、人性的殿堂,或者留下了故乡纯朴劳苦人民的形象和火热劳动生活的场景,或者反映了山乡人民后代的殷切希望和浓郁的风俗民情;或者掘开了人性至情,幽婉丰厚的库藏;或者记下了大陆“文革”对美好人性的摧残和丰饶农村生活的破坏。在这些作品中,既不是个性的淡化、“自我”的失落,又不是对个人身边琐事或某些外在社会现象的浅层次的描写,而是从深刻的个性出发,找到外在事

物与自我的交合点，化为我的血肉，我的灵魂，同时又超越自我、超越某些外在物事，见性亦见时代，体性亦悟宇宙人生，使人从真见、真知、真性、真情中领略到人世参悟的惊警和妙谛，自我倾吐的真挚与坦率，从而纯真自然地引导人们从“平凡的处所”走进一个丰富而深邃的“极乐世界”，引起人们心灵的共鸣。

再次，风格文体的独创性和多样性。正因为散文充分注重个人话语，充分注重打破文类模式的自由，因此，它不拘于成法，力避某种单纯的模式，特别强调“散文”的“散”的重要性。但这种“散”不是轻率放纵、游戏笔墨，而是通过个体的独创性和完整性，强调思维多元化、感情多层次以及感觉的飘忽、闪烁。这本集子中的散文正是以作者不同个性为导引，在体裁、体性的总体风貌中，以及构思、剪裁、结构、描写、语言诸多因素的融合中，显示出多种风格文体的特征。如有的严谨有致又寓意深刻，有的气势磅礴又意蕴丰厚，有的自由流动又涉笔成趣，有的舒徐自如又平和冲淡，有的冷峻深刻又朴实平易等等。如果从“五四”以来散文传统的继承和变革的关系看，有与鲁迅的“杂感”体相一致或有影响关系的，如《猫鼠之什》、《屋三题》、《卖龙须糖的少年》、《你不肯，我就……》、《脸谱》等；有与周作人的“闲谈”体相一致或有影响关系的，如《平山堂记》、《秋天的况味》、《乡居闲情》、《香港的香》等；有与朱自清的“抒情”体相类似的，如《有一首歌》、《故乡的榕树》、《狮子山下》、《纺车》、《一缕香语——悼先严》等；有与冰心的“清纯”体相类似的，如《愁乡石》、《下雨天，真好》、《别离的故事》、《生命的绿意》等。当然，应该看到，散文作者都各有继承革新、创造融合，不能简单地归于哪一类。他们的散文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海外的特殊环境中由历史的、个人的各种因素融合而成的。

李松林君的评析正是将上述题材内容、情感抒写和风格文

体三方面的特征综合起来,依据散文家各自的艺术个性,遵照散文类“散”的总体特征,或侧重于内容,或侧重于形式,又从内容和形式的某个独特方面,不断地变化着视角、方位,做到“随物赋形”,使我们能够欣赏到这些散文名篇的最为独到精彩之处;在进行篇章结构的具体剖析时,又不任凭评析者的主观随意性,作出许多主观武断的结论,而是充分引导读者欣赏散文文体本身,充分显示出散文内在智慧的光芒和艺术的魅力。而在散文的有关理论概括上,评析文章也随笔点染,使具体分析时时上升到鉴赏的智性思维高度上去,而且对这些理论观点有一个大致的总体安排,使读者通过散文具体篇目的欣赏,能获得有关散文的较完备的理论知识。

祝贺本书的出版,祝愿海内外华文文学更加繁荣昌盛!

1995年8月10日

于武昌桂子山

(作者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史家)

目 录

《序》.....	黄曼君(1)
陈之藩 《失根的兰花》.....	(1)
曾敏之 《寻根热》.....	(5)
吴令涓 《猫鼠之什》.....	(9)
陈浩泉 《屋三题》.....	(15)
台静农 《春夜的幽灵》.....	(19)
郭 枫 《蝉声》.....	(24)
阿 盛 《厕所的故事》.....	(29)
林海音 《思冰令人老》.....	(35)
张爱玲 《公寓生活记趣》.....	(39)
张拓芜 《纺车》.....	(47)
聂华苓 《人,又少了一个!》.....	(52)
小 思 《许师傅》.....	(56)
《真的很冷》.....	(58)
东 瑞 《永恒的美眸》.....	(61)
钱歌川 《记齐白石》.....	(66)
苏雪林 《秃的梧桐》.....	(71)
席慕蓉 《有一首歌》.....	(74)
夏 果 《卖龙须糖的少年》.....	(81)
《玉器·股市·地产》.....	(83)
杨青矗 《一缕香语——悼先严》.....	(86)
李辉英 《故乡的山梨》.....	(90)
钟梅音 《乡居闲情》.....	(94)
凌淑华 《登富士山》.....	(98)

张晓风	《愁乡石》·····	(109)
梁锡华	《你不肯,我就·····》·····	(114)
林语堂	《秋天的况味》·····	(117)
张秀亚	《父与女》·····	(121)
陶然	《别离的故事》·····	(127)
施翠峰	《阳明春色》·····	(133)
彦火	《生命的绿意》·····	(138)
夏易	《狮子山下》·····	(141)
徐钟佩	《相逢不相识》·····	(147)
黄河浪	《故乡的榕树》·····	(153)
许达然	《想巷》·····	(159)
白洛	《二上九龙湾》·····	(164)
季季	《抽屉》·····	(169)
曹聚仁	《我的读书经验》·····	(176)
赵淑侠	《现代人与现代人的烦恼》·····	(181)
梁实秋	《平山堂记》·····	(189)
余光中	《我的四个假想敌》·····	(194)
张君默	《脸谱》·····	(202)
琦君	《下雨天,真好》·····	(205)
黄维梁	《投下期望的一票》·····	(212)
叶灵凤	《香港的香》·····	(215)
陶里	《冬霄幽兰》·····	(219)
	《铁嘴鸡》·····	(221)
三毛	《胆小鬼》·····	(224)
附录	书案滴滴墨,浇开艺术花 ——论黄维梁的散文·····	(231)
后记	·····	(247)

失根的兰花

陈之藩

顾先生一家约我去费城郊区一个小的大学里看花。汽车走了一个钟头的样子，到了校园；校园美得像首诗，也像幅画，依山起伏，古树成荫，绿荫爬满了一幢一幢的小楼，绿草爬满了一片一片的坡地。除了鸟语，没有声音。像一个梦，一个安静的梦。

花圃有两片，里面的花，种子是从中国来的。一片是白色的牡丹，一片是白色的雪球，在如海的树丛里，闪烁着如星光的丁香，这些花全是从中国来的吧。

由于这些花，我自然而然的想起北平公园里的花花朵朵，与这些简直没有两样，然而，我怎样也不能把童年时的情感再回忆起来。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些花不该出现在这里。它们的背景应该是来今雨轩，应该是谐趣园，应该是故宫的石阶，或亭阁的栅栏。因为背景变了，花的颜色也褪了，人的情感也落了。泪，不知为什么流下来。

十几岁，就在外面飘流，泪从来也未这样不知不觉的流过。在异乡见过与童年完全相异的东西，也见过完全相同的花草，同也好，不同也好，我总未因异乡事物而想过家；到渭水滨，那水，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我只感到新奇，并不感觉陌生；到咸阳城，

那城，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我只感觉它古老，并不感觉伤感。我曾在秦岭中拣过与香山上同样红的枫叶，在蜀中我也曾看到与太庙中同样老的古松，我也并未因而想起过家；虽然那些时候，我曾穷苦得像个乞丐，而胸中却总是有嚼菜根用以自励的精神。我曾骄傲的说过：“我，到处可以为家。”

然而，自至美国，情感突然变了。在夜里的梦中，常常是家里的小屋在风雨中坍塌了，或是母亲的头发一根一根的白了；在白天的生活中，常常是不爱看与故乡不同的东西，而又不敢看与故乡相同的东西。我这时才恍然悟到我所谓的到处可以为家，是因为蚕未离开那片桑叶，等到离开国土一步，即到处均不可以为家了。

美国有本很著名的小说，上面穿插着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是生在美国的，然而长大之后，他却留着辫子，说不通的英文，其实他英文说的非常好。有一次，一不小心，将英文很流利的说出来；美国人自然因此知道他是生在美国的，即问他，为什么偏要装成中国人呢？他说：“我曾经剪过辫子，穿起西装，说着流利的英语；然而，我依然不能与你们混合，你们拿另一种眼光看我，我感觉苦痛……”

花搬到美国来，我们看着不顺眼；人搬到美国来，也是同样不安心；这时候才忆起，故乡土地之芬芳，与故乡花草的艳丽。我曾记得，八岁时捐起小镰刀跟着叔父下地去割金黄的麦穗。而今这童年的彩色版画，成了我一生中不朽的绘图。

在沁凉如水的夏夜中，有牛郎织女的故事，才显得星光晶亮；在群山万壑中，有竹篱茅舍，才显得诗意盎然；在晨曦的原野中，有拙重的老牛，才显得纯朴可爱。祖国的山河，不仅是花木，还有可感可泣的故事；可吟可咏的诗歌，是儿童的喧哗笑语与祖宗的静肃墓庐，把它点缀美丽了。

古人说，人生如萍，在水上漂流；那是因为古人未出国门，没有感觉离国之苦。萍总还有水流可藉；依我看人生如絮，飘零在此万紫千红的春天。

宋末画家，郑思肖画兰，连根带叶均飘于空中，人问其故，他说：“国土沦亡，根着何处？”国，就是根，没有国的人，是没有根的草，不待风雨折磨，即形枯萎了。

我十几岁，即无家可归，并未觉其苦。十几年后，祖国已破，却深觉出个中滋味了。不是有人说：“头可断，血可流，身不可辱”吗？我觉得，应该是“身可辱，家可破，国不可亡”。

【赏析】

陈之藩(1924—)，河北省霸县人，1926—1946年毕业于国立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1949年到台湾，后赴美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硕士。70年代初又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曾长期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著有散文集《旅美小简》、《剑河倒影》、《一星如月》、《蔚蓝的天》、《在春风里》等。

用典命题立意，抒写游子情怀

我国宋朝著名爱国画家郑思肖，在南宋灭亡后，为寄托自己不甘当亡国奴的情怀，常画墨兰，且所画之兰皆有根无土。别人问他，为何作无土兰，他悲愤满怀地反问道：“地为番人夺去，汝不知耶？”（《宋遗民录》）这就是传诵古今的“无土兰情怀”的典故。

《失根的兰花》选自《旅美小简》，作者撰写这篇散文，依据题意，借用“无土兰”的典故，将“无土”改为“失根”，以此命题立意，十分形象、贴切，它深沉地抒发了游子怀国思亲的情怀。

全文大致可分为三层意思。第一层，侧重写作者睹物思乡，潸然泪下的感触与情思。第二层，主要写作者情感变化的因由。最后一层，作者引用爱国画家郑思肖画“无土兰”的故事，来揭示题旨。篇末又进一步叙写“十多年来身尝国破”的痛苦，因而深切感到“身可辱，家可破，国不可亡”。这种感受，有别于一般离愁别恨的抒发，它是发自肺腑的怀国思亲，至性至情的心声，具有较大的艺术震撼力。

寻 根 热

曾敏之

我突然收到一个分别已三十五年的朋友寄来的一封信，信是由台湾海峡那一边寄的。说是信，其实是一张很精致的红色请柬，上面印着《寻根画展》的字样，左下角是朋友的署名。我初为之愕然，继而醒悟过来了，啊，我这位老朋友以画柬寄意，寄托了他怀念的深情，怀念故人，怀念故乡和怀念祖国。

令我深为感动的是台北举行的画展，竟以寻根命名，可说是别开生面。我不知道画家怎样落笔，怎样把寻根的命题体现于画面，我只是从朋友的经历中得到一个参证：就是“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句千古不磨的谚语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我知道画家们包括我的朋友在内，是深深感到“落叶归根”的意义了，因此画展以寻根名，朋友借画柬表达了寻根的深意。

说起我的朋友，三十五年的睽隔并未使我遗忘，我时时在想念他，因为在风雨巴山之夜，我们在嘉陵江上听过夜雨，在枇杷山头看过流萤，在南温泉沐过温馨的泉水，在北碚赏过绰约的桃花……。他是一个儿童教育工作者，他关心政治，但却醉眼朦胧，因之在面临抉择何去何从的日子里，他却走失了一步，孑然一身去了台湾，从此就音尘两绝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也曾打听

过他的下落，——从海外得到的音讯是含糊得很，只知道他的老师——一个儿童教育家以八十高龄于多年前在台北病故了，只知道他的教育抱负曾受过打击，遭遇颇为困顿，还在当猢猻王混日子，但却不想回到大陆来。海外的友人复信给我时叙述到他这么一鳞半爪的音讯之后，对我说：“老李会回到大陆来的，只是时机未到罢了。”

老李就是我别来三十五年的朋友，名叫李倩，现在是否改了名，不知道。屈指算了她的年龄，也是快六十的人了，当年在重庆时代的豪气想已消磨，也像我一样两鬓已添霜了吧？由于想念之故，我也深信李倩会回到大陆来的。

自从来了香岛之后，我对李倩的怀念更深切了，对着碧绿的大海，我想到能和李倩看海、遨游多好，能引他回到他的家乡探亲访友多好！他是湖州人，杭嘉湖是鱼米丝绸之乡，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之美，采菱、荡舟、探幽、揽胜，杭嘉湖处处都可登临游览，我相信他会追寻童年的踪迹而慨叹滞留异地太久的。当然，“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总难免有一番惆怅就是了。

其实，寻根的已不是李倩一个人了，有不可数计的人在寻根。前些时候，台湾许多文人学者纷作考证研究，撰文论述台湾与大陆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他们把考证研究也叫做寻根。有一篇文章还分析了“根”的含义，文中写道：“所谓根，就是一种植物向泥土中伸长的部分，既吸收阳光雨露的养分，又固定茁长于土地之上，根深才能叶茂，根固才能枝荣，反之就如‘止水不波，浮云无根’”。台湾的文人学者经历了三十年的岁月，已深深知道孤悬海外，远离祖国，是无根的，而根是在大陆。考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台湾是闽粤地区的延长，实在不足为奇”。台湾省一位乡土派作家王拓，出身于台湾渔村，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得更透彻了，他说：台湾在地理上虽然处于中国大陆的边缘，中

间还和大陆隔着一个海峡，在历史上虽曾有过被荷兰人侵入殖民，被日本军阀割据占领的惨痛经验，但是它之与中国同文同种，并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这也是被今天全世界的中国人所共同承认的，这个事实绝不因为这种地理上和历史上的特殊因素和遭遇而可以被怀疑或否认。

王拓也得出了结论：就是反映台湾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与社会的文学，也属于丰富的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了。

这寻根的呼声反映了千万人的心声，难怪李倩寄来了《寻根画展》。有诗人这样呼吁：“愿两边的同胞一齐伸出有力的臂腕，紧紧地连成架桥的铁链”。更有诗人唱出了：“物换星移岁月新，天涯犹有未归人”。我几疑就是李倩发出的凄楚的声音。

寻根热潮正在涌起，台湾的亲人正梦寐以求，我在海滨远眺，似乎看到无数风帆驾海而来，蔚为壮观。不禁体味古代哲学家老子说的“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根深柢固，长生久视之道”的意义是多么庄严切当，与“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的谚语是一脉相通的。

【赏析】

曾敏之(1917—)，笔名丁际、望云。祖籍广东省梅县，生于广西罗成。他自幼勤奋好学，从30年代起就从事文学活动。在动荡的战争岁月，坚持业余创作，发表了大量散文、小说、杂文、报告文学及文艺理论文章。解放战争后期转入香港，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广州工作。1960年调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1978年调往香港，曾任香港《文汇报》代总编。现任暨南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作家联谊会会长。集结出版的散文集有《望云集》、《拾荒集》、